

创作者谈

《敦煌·慈悲颂》(以下简称《慈悲颂》)是我以敦煌石窟为灵感、历时6年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在浩如烟海的敦煌壁画中,我选择菩提树、九色鹿等故事,将它们从壁画变成音乐,让人们听见敦煌之美,听懂乐曲中蕴含的东方之韵。2018年在德国首演以来,《慈悲颂》已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阿联酋、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巡演,还将被改编为歌剧作品。

今年,《慈悲颂》应邀来到西班牙。5月8日至10日,我与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合作,在马德里国家音乐厅连续演出3场,剧场座无虚席。演出结束后,我们在观众的掌声中一次次返场谢幕。对于这样一部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现场观众——尤其是许多年轻观众——表达出的热情与沉浸,让我感动、欣慰又振奋。

情感共通 创作共融

这是我时隔16年再次来到西班牙演出。2010年,我曾在这里演出《武氏三部曲》。西班牙方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对那场演出记忆犹新,听到《慈悲颂》后,又被遥远美丽的东方故事深深打动,希望让更多西班牙观众听到这部“中国敦煌之声”。听到这些,我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再赴西班牙。

抵达马德里后,对方的精心筹备让我十分震撼。《慈悲颂》的唱词包括以中文和梵文写成的佛经和中国古典诗词,合唱团的100名西班牙歌唱家,竟能以极为标准的发音演唱这些唱段。西班牙朋友对我说,他们专门邀请了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汉学家,共同参与语言和文化准备工作。

在我的音乐交流中,很少感受到“文明隔阂”。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中国故事在异国土壤重新生长,是不同文明碰撞激发出的艺术生命力。文化背景不同当然会产生理解上的差异,但只要找到情感共通点,就能在共同创作中不断靠近,在一次次排练和交流中建立默契。

上次来西班牙演出,当地音乐家问我什么是“上善若水”,作品中的湘江和洞庭湖又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直接解释,而是用他们熟悉的文化经验类比。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母亲河”的概念,它们不仅滋养生命,也承载着人们对于故乡、土地的共同记忆和深厚感情。比如西班牙的埃布罗河滋养广阔的土地,塔霍河流经一个个历史名城,它们早已成为西班牙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我这样讲,他们立刻就理解了中国人对“水”的情感。

这次排练《九色鹿》时,我希望合唱团在结尾同时敲响中国铙铃。很多人起初并不理解:百人同时演奏,怎么

可能不喧闹杂乱?我让他们从想象“敦煌壁画里的风”开始。这风并不呼啸、凛冽,而是穿越千年、缓缓流动;铙铃的声音,如同这风将古老故事娓娓道来,自有一种以动生静、以静驭动的力量。真正演奏起来,铙铃声果然异常沉静、悠远,整个音乐厅仿佛一同入境,与故事中的角色共同呼吸、心跳相连。

另一种亲近感,来源于我们相似的生活经验——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每次和当地朋友吃饭,桌上总会摆满一道道小菜,让我想起老家湖南那些泼辣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夜市。或许正因如此,西班牙音乐家们在排练中常常一点就通,很多音乐上的要求用生活细节打个比方,他们马上就能抓住。我甚至会用“味道”去帮助他们寻找中文发音的感觉。哪一句需要更有力量,我就对他们说:“这里像狠狠吃一口湖南辣椒——要重,也要有回味。”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华夏美学 走向世界

敦煌壁画故事数不胜数,每一则都引人入胜。我以“佛的一生”为主线,挑选了6个故事,对应《慈悲颂》的6幕:《菩提树》《九色鹿》《千手千眼》《禅园》《心经》《涅槃》。这部作品的主旨概括起来很简单,就是“劝人向善”。《菩提树》中,年轻的王子以血肉之躯拯救一只鸟,从中领悟众生平等的道理;善良的九色鹿救下落水者,却等来对方的屠刀,而为恶之人也终食恶果……来自东方的哲学故事里,蕴含着人类社会共通的价值。

敦煌壁画记录着4000多件乐器。在创作《慈悲颂》时,我想到了将敦煌反弹琵琶、凤首箜篌等古乐器复原,与西方管弦乐器同声齐鸣。为了再现敦煌反弹琵琶,我们曾专程到云南种植葫芦,从播种到养护,定期施有机肥,终于培育它长成适合的大小。不过,这样的辛劳只是小小插曲。6年创作时间里,我去敦煌采风10余次,辗转法国、英国、日本的图书馆、博物馆,满世界追踪流散的乐谱、经文、手稿。我深深感激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她送给我的一大箱资料里,每一本都有她细致的笔记,甚至许多书都已经绝版,这些珍贵资料给予我很大助力。

完成《慈悲颂》的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越是本土的、民族的,越可能成为世界的。能够拨动世界听众心弦的音乐,往往深深扎根一方土地、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如中国艺术品和非遗传艺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人们欣赏的不仅是物质之美,更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精神气质:“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以及对生命、自然与和平的深刻理解。传承千年的华夏美学与东方智慧,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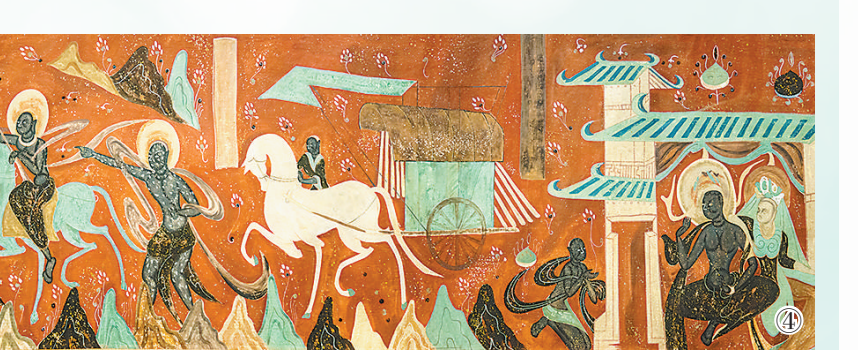


重要、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产品,也是我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出口的“主打产品”。

18世纪末,英国马夏尔尼使团将《茉莉花》的旋律带回欧洲。100多年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朋友家的八音盒中听到这支曲子,在他的精心设计下,这支中国江南小调变成歌剧《图兰朵》中的重要音乐主题。20世纪初,奥地利音乐家马勒将诗集《中国之笛》中得到灵感,写成6个乐章的《大地之歌》。这些诗出自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经过一次次转译和改写,它们辗转来到马勒笔下。一段民歌、一首唐诗

离开故土,然后被另一种文化听见、理解,再用新的艺术语言重新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这样走进西方音乐家的创作,我希望《慈悲颂》沿着这样的道路,把敦煌的声音继续传向世界。

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敦煌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它化为音乐,就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它,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一愿望,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敦煌壁画化作交响与合唱,当西班牙音乐家用中文吟唱东方故事,舞台上的音乐已经不只属于某个人、某种文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把一个古老的传奇唱成共同拥有的声音。



阅见世界

每每仰望浩瀚夜空,人们总会心生无尽遐想与疑问:宇宙何其辽阔,星河从何诞生?人类在广袤时空里,究竟居于何种位置?作为风靡全球的经典科普著作,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宇宙》(见右图,天津人民出版社供图)跳出传统硬核科普的枯燥框架,以诗意散文笔触串联起浩瀚宇宙的演化奥秘,同时兼具严谨科学内核与饱满人文温度,是大众探索宇宙、读懂星空的经典读本。

萨根是优秀行星科学家,深耕深空探测领域多年,其扎实的科研积淀令《宇宙》拥有严谨的天文观测与物理理论依托。全书脉络清晰、层层递进,从宇宙整体演化、恒星诞生消亡,到行星系统运行、生命起源迭代,再到人类文明发展与星际探索展望,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宇宙认知体系。译者虞北冥从事科幻、科普文本译介与创作多年,译文承接原作科学逻辑,复杂天文过程被拆解得通俗清晰。译文气质与原作高度契合,理性思辨与人文浪漫并重,是读者认可这版译文的重要原因。

在书中,萨根这样看待生命的物质本质:“我是水、碳和其他有机分子的合成体,名叫卡尔·萨根。你也由几

以诗意笔触探寻宇宙奥秘

于浩然

乎完全相同的物质组成,只是名字不一样。但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只是分子的聚合,仅此而已?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有损人类自尊。然而在我看来,如果宇宙允许分子机器演化成为我这样复杂而精妙的生物,其实是莫大的荣光。”冷静的物质解析之上,流淌着对生命演化的敬畏。谈及彗星,他写道:“它们如同偶尔浮现的幽魂,触犯宇宙永恒不变的庄严。古人相信,这样壮观的乳白火焰条纹肯定出于什么理由才会夜复一夜地升起降落,它一定预兆了人类的某些事务。”寥寥数语,把天象奇观与古人的心理、想象交织在一起。开始讲述人类探究宇宙秘密的故事之前,作者感慨:“人类生于群星,暂居于地球,现在终于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一个“返乡”的比喻,将生命源自星辰的科学认识与人类的精神诉求巧妙相连。萨根不满足于只陈述天文结论,而是把科学事实转化成人、对文明的思考,让科普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们都是星尘”,是全书最深入人心的观点,也是萨根宇宙观的精髓。宇宙诞生之初,世间几乎只有氢、氦两类基础轻元素,而构成人体、地球与世间万物的碳、氧、铁等重元素皆诞生于

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它们随超新星爆发散播至星际空间,最终汇聚成星系、行星与生命。这并非浪漫的文学修辞,而是经过观测验证的严谨天体物理事实。人类与宇宙的深层联结也正在于此:探索宇宙,从来都是在探寻人类的起源、归宿与存在的意义。

萨根不只普及天文知识,更系统梳理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曲折历程与科学精神内核。从古人对星空的朴素遐想,到哥白尼、伽利略冲破认知桎梏、革新人类宇宙观,再到近现代天文学的飞速突破,作者以凝练的文字展现科学探索勇于质疑、尊重实证、持之以恒的初心。萨根还首创了“暗淡蓝点”这个极具震撼力的词语:1990年,由美国宇航局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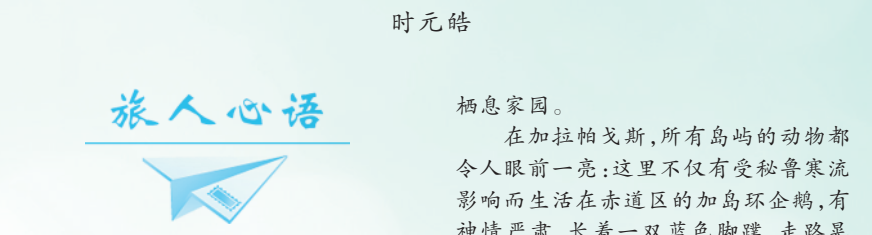
制的无人外太阳系空间探测器“旅行者一号”在结束太阳系探测使命时回眸一望,拍下的画面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过是宇宙中一粒渺小的蓝色尘埃。人类数千年文明更迭、悲欢荣辱、纷争求索,皆汇聚于方寸星海一隅。宏大的宇宙观并未消解人类价值,反而引发读者深思:人类是否应跳出狭隘认知,以包容、长远的视野审视世界与自我?

《宇宙》秉持纯粹的科学初心,坚信人类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科学能够不断突破认知边界、推动文明向前发展。在宇宙文明的探讨中,全书保持理性乐观的基调。不同于当下诸多文艺作品所持的宇宙对抗或文明格局,更能培养求真务实、勇于探索、敬畏未知的科学思维。在准确接收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小读者亦可沉浸式领略百亿光年宇宙的磅礴壮阔,读懂人类探索未知的赤诚初心。

适中的阅读门槛、扎实的知识内容与优美的文字质感,令《宇宙》成为青少年科普启蒙的优秀读物。全书摒弃晦涩公式与生硬术语,用通俗优美的文字传递专业天文知识,既能帮助青少年夯实科学认知,拓宽视野格局,更能培养求真务实、勇于探索、敬畏未知的科学思维。在准确接收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小读者亦可沉浸式领略百亿光年宇宙的磅礴壮阔,读懂人类探索未知的赤诚初心。

(作者为厦门大学天文学系教授)

“生物进化博物馆”加拉帕戈斯



飞机从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起飞,沿赤道向西飞行。窗外,太平洋海水与蔚蓝天空相融,水天相接处几座绿色岛屿突兀浮起,打破这片寂静的蓝色——那便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也被称为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数百万年前,海底火山不断喷发,在与美洲大陆相隔近千公里的地方造就19座火山岛屿。漫长岁月里,与世隔绝的岛屿静静书写着物种演化的生命史诗,“神奇动物”成为厄瓜多尔独一无二的旅游名片。

我最先来到圣克鲁斯岛。它位于群岛中央,是旅游与商业中心。自然保护区里,一只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慢慢吞着徜徉青草地,成年龟壳长超1.5米,重达250公斤。400多年前,登岛的西班牙探险家或许正是看到这般景象,才将这片群岛命名为“加拉帕戈斯”,即西班牙语“巨龟”之意。在大航海时代,甚至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行动缓慢的巨型生物成为航海家和乘客的“口粮”,其中就包括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

1835年,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抵达加拉帕戈斯,停留考察一个多月,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离开时还在船上装载了几十只活象龟。曾有岛民向达尔文提及,仅凭龟壳形状便能辨认出它们来自哪座岛屿。这虽未令达尔文顿悟物种演化的奥秘,却在日后成为这一重要理论的佐证。在整理岛上的雀鸟标本时,达尔文逐渐意识到,岛屿间的隔离是物种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因环境与自然选择不同而逐渐形成差异。今天,达尔文雕像依旧静静矗立在群岛最东端的圣克里斯托巴尔岛上,仿佛向每位登岛游客提问:从自然之书,你们读到了什么?

群岛是对雄伟自然与奇妙生命的赞叹。面积最大的伊莎贝拉岛上,直径近10公里的内格拉火山至今活跃,火山口内布满黑色熔岩,火山口外一片生机;圣克里斯托巴尔岛西侧,睡狮岩孤零零从水面跃出,水面上下分别是纳斯卡鳐鸟等海鸟和锤头鲨等海洋生物的



下图:在加拉帕戈斯的西班牙岛上,纳斯卡鳐鸟等鸟类在礁石上休憩。

静美迪亚尼

戎章榕

走过壮阔狂野的非洲草原,我把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留给静谧的滨海小镇迪亚尼。它位于肯尼亚东南部印度洋沿岸,不同于马赛马拉大草原的野性奔涌,这里温柔恬淡,令我读懂这个国家的刚柔并济。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迪亚尼的交通十分便利。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连接内罗毕与蒙巴萨两大城市,打通肯尼亚内陆与沿海通道,令这座滨海小镇的对外交通更加通畅。与过度商业化的海岛不同,迪亚尼朴素自然。绵长的海岸线上,度假酒店错落隐现于茂密椰林,保留了海岸弯曲延展的自然线条。我们下榻的酒店颇具斯瓦希里风格,木梁刻有特色雕花,白墙点缀着本土手工织物与海岸图腾装饰,将印度洋的灵动海景、热带雨林的蓬勃生机与当地民俗风情巧妙相融。

人与自然在迪亚尼温柔相拥。酒店园区植被繁茂,椰树、凤凰木、滨海灌木层层叠叠,自成一方微型生态群落。林间随处可见野生猴群嬉戏,五彩热带飞鸟栖息枝头,自在慵懒。于草原奔波数日,我们在迪亚尼终于卸下疲惫,安然欣赏海岸风光,沐浴暖阳,让海风抚

栖息家园。在加拉帕戈斯,所有岛屿的动物都令人眼前一亮:这里不仅有受秘鲁寒流影响而生活在赤道区的加岛环企鹅,有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蓝色脚蹼、走路晃悠悠的蓝脚鳐鸟,还有怪兽“哥斯拉”的灵感来源——长相凶狠却是“素食主义者”的海鬣蜥……近9000种动植物生活于此,其中超过2500种是特有物种。大自然倾尽想象力,丰富着这座天然进化实验室的基因库。

在岛上,人类仿佛融入动物世界。游客戴着潜水面镜随波漂浮于海面,成群结队的海豚在水中自由穿梭;海狮三三两两在沙滩爬行,偶尔潜入水中,冷不丁咬一下潜水者的相机;海龟无视游泳的人群,专注啃食海底的海草;信天翁在巢穴孵化雏鸟,对不远处的人群熟视无睹……加拉帕戈斯的动物不惧怕人类,数百万年来它们独立演化,人类只是近才出现的闯入者。然而没有恐惧与警惕,也令它们在人类面前成为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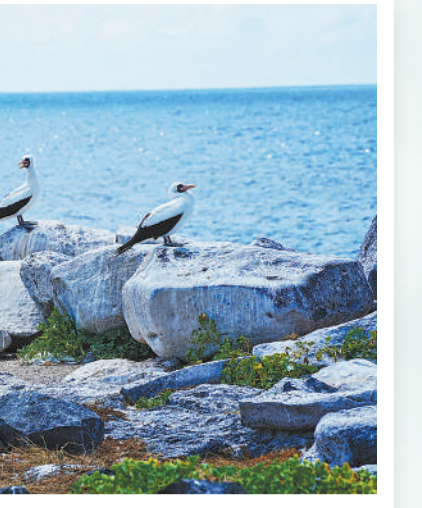
人类活动与生态平衡是加拉帕戈斯这本自然之书的启示。事实上,人类的到来已给一些物种带来灭顶之灾,例如肆意捕杀和外来物种入侵导致象龟数量锐减,少数亚种已濒临灭绝。2012年,最后一只已知的平塔岛亚种象龟“孤独的乔治”离世,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史上最悲伤且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

为平衡旅游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加拉帕戈斯如今严格限制游客数量、约束游客行为并实行严格的生物安全制度,涵盖入境管控、岛间物种流动管控、入侵物种治理等多个方面。濒危物种人工繁育等着眼长远的措施也正在逐步落实,力求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

这固然令人欣慰,但加拉帕戈斯生态的未来依然令人担忧。旅游期间,不少当地人反复提及“全球变暖”“厄尔尼诺”:因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海水异常升温愈发频繁,对一些依赖冷环境的生物来讲无异于灭顶之灾。想让加拉帕戈斯这座“生物进化博物馆”跨越时间,未来继续讲述生命演化的故事,人类依然任重而道远。

下图:在加拉帕戈斯的西班牙岛上,纳斯卡鳐鸟等鸟类在礁石上休憩。

时元皓摄



下图:在加拉帕戈斯的西班牙岛上,纳斯卡鳐鸟等鸟类在礁石上休憩。

静美迪亚尼

戎章榕

走过壮阔狂野的非洲草原,我把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留给静谧的滨海小镇迪亚尼。它位于肯尼亚东南部印度洋沿岸,不同于马赛马拉大草原的野性奔涌,这里温柔恬淡,令我读懂这个国家的刚柔并济。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迪亚尼的交通十分便利。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连接内罗毕与蒙巴萨两大城市,打通肯尼亚内陆与沿海通道,令这座滨海小镇的对外交通更加通畅。与过度商业化的海岛不同,迪亚尼朴素自然。绵长的海岸线上,度假酒店错落隐现于茂密椰林,保留了海岸弯曲延展的自然线条。我们下榻的酒店颇具斯瓦希里风格,木梁刻有特色雕花,白墙点缀着本土手工织物与海岸图腾装饰,将印度洋的灵动海景、热带雨林的蓬勃生机与当地民俗风情巧妙相融。

人与自然在迪亚尼温柔相拥。酒店园区植被繁茂,椰树、凤凰木、滨海灌木层层叠叠,自成一方微型生态群落。林间随处可见野生猴群嬉戏,五彩热带飞鸟栖息枝头,自在慵懒。于草原奔波数日,我们在迪亚尼终于卸下疲惫,安然欣赏海岸风光,沐浴暖阳,让海风抚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